

新华全媒头条

从二里头到三星堆

探秘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

三星堆遗址的“上新”，引发各界围观和热议，也掀起新一轮对考古文化的探究热潮，其中，三星堆和二里头的关系尤为引人关注。从中原文化代表的二里头，到带有神秘色彩的三星堆，“撞脸”的文物、“夸张”的面具、“奢侈”的祭祀……其中经历了什么，又昭示着什么？

新华社记者就此近日采访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领队赵海涛以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

记者：从三星堆出土文物看到，其中不少与二里头文物几乎“同款”，两个遗址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又各自具有哪些特征？

赵海涛：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市偃师境内，遗址现存面积300余万平方米，是迄今发现的距今3700多年前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1959年至今的考古发掘表明，二里头遗址呈现出明显的“王朝气象”，目前已发现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和宫城、“都邑”中心区主干道网等重要遗迹，以及成组的青铜礼器群等。从考古发现来看，两地有一些共同特征的器物，比如都出土有陶盉、牙璋、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等，但粗型却在二里头，二里头遗址出土类似文物年代更早、工艺难度极高。这几类器物都是高级别、高规格的礼器，代表一定的礼制。

雷雨：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地域特征鲜明的考古学文化之一，既有与中原夏商王朝类似青铜器和玉璋、玉琮、玉戈等，又有独特性青铜神像、金杖、面具、神树等，三星堆特殊的祭祀行为，包括“燔烧”、器物分层、填土夯筑等“复杂”过程十分罕见。

王巍：这两个遗址都是青铜文明具有代表性的遗址。现在考古学界基本上认定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都邑性遗址。它创造了一系列的礼制，包括宫殿的布局、中轴线的布局、前后几进院落这种宫室制度。这种宫室制度一直沿袭到明清时期，比如今天的紫禁城，都可以看到这种制度延续的影子。二里头创造了青铜容器铸造技术，这些铜容器后来成为商周时期

贵族用来表明身份的礼器。三星堆的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它最大特色是出现一批与信仰有关的一系列用具，比如总高度在2.6米的铜人立像、大型青铜面具、青铜人头像、黄金面具、金杖等。

记者：二里头与三星堆，是否有文明层面的某种关联？有哪些交流的痕迹？

王巍：三星堆出土有大量深受夏商王朝影响的青铜器和玉器，比如发现夏商王朝创立的用璋、戈等仪仗化的器物，发现了在夏商王朝时期受到重视的铜铃等，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赵海涛：二里头文化的繁荣阶段明显早于三星堆青铜文化繁荣阶段，两个地方相距千里，相对独立，都有各自的文化发展谱系和脉络。但从两地部分出土文物的相似度来看，二里头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辐射影响明显。从器物特征



游客在三星堆博物馆内参观（4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刘梦琪摄

和所代表的内涵来看，二者文化交流主要表现在上层礼制方面。

雷雨：三星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联系较多，三星堆很多东西与二里头有渊源关系，比如玉戈、玉璋、陶盉、高柄豆、觚型器、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等，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器物群联系纽带。二里头和三星堆在地理空间上一北一南、一东一西，两者之间肯定有一个文化传播的中间地带。

王巍：商王朝发明的比如铜尊、铜罍在三星堆有比较多的出土。尤其是牙璋，三星堆出土的人像很多手里拿着牙璋。它的神坛，下面有一个立兽，立兽顶着几个小人，小人头上顶着的最神圣的东西恰恰是商王朝创造的铜尊或者铜罍，显然三星堆对铜尊铜罍非常尊崇。

记者：从二里头到三星堆，我们能否印证一些中华文明的发展特点？

王巍：当然。中华文明的发展特征是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距今约5000年这个时期，包括成都平原地区在内，各地都有迈向文明的进程。到了夏商时期，这种文明的交流互鉴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格局开始形成。一个重要的表现是铜器及其制作技术向周围的传播；另一个便是玉石礼仪用具所代表的礼仪制度向周围的传播。随着中原王朝势力力量的增强，其对周围广大地区的影响成为交流的主要形式。当然，交流是相互的，我们可以看到甲骨文当中，有“商王伐蜀”的记载，跟蜀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雷雨：三星堆这次的考古新发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1986年三星堆1号、2号“祭祀

坑”发现之前，三星堆文化的陶器极具地域特点，但大量青铜器、玉石器出土后我们看到来自周边的各种文化因素，有长江中游的、长江下游的、甘青地区的，占比最大的仍然是中原地区夏商文化，即便三星堆最具特色的神像和面具仍然可以在长江、黄河流域古文化中找到溯源。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与埃及文明、西亚及南亚文明有什么联系，三星堆文化在青铜人像、面具、神树等器类的独特性正是中华文化丰富性、多样性以及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特质的最好表达。

赵海涛：至少从3600多年前，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与长江流域的古蜀文明交流互动，直到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归入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是中华文明多地起源，并存发展，通过频繁紧密的文化交流，最终走向一体化的生动体现。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说明，至少从二里头时期开始，中原地区和成都平原地区就有着比较多的交流，这种交流改变了成都平原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文化发展的模式和内涵，开启了成都平原地区随着中原地区文化发展进程而变迁的新阶段。

雷雨：三星堆文化来源本身就是多元的，中原夏商时期的礼制对三星堆文化产生了比较强烈的影响，比如与中原地区非常相似的尊、罍这样的礼器。还有包括一般平民使用的陶器：陶盉、觚型器等，都能在中原文化里找到。这些显示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明中的“一体性”，“多元”体现在它本土的一些东西，比如青铜群像、面具、神树、金杖等。这些东西加上与中原相似的那套东西，完美地在三星堆融合在一起。在今年新发现的文物中，一件

“青铜顶尊人坐像”是比较典型的，尊是中原的典型礼器，古蜀人把它加以改制，目前看到尊的附件至少有两条龙形饰，这是前所未见的，最特别的是在尊底部有一个跪坐人像，这件器物我觉得是最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把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证明都是龙的传人。

记者：综合网友的诸多疑问，比如有无文字、三星堆文化是否受到境外文明的影响，甚至联想到“外星人”，专家怎么看？

雷雨：有些人觉得三星堆应有文字，只是目前没发现而已，有些人认为三星堆没有文字。我个人倾向于前一种，三星堆文字如果书写在当时已有的布帛等有机质载体上便难以保存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一直希望在某个“祭祀坑”里出现“奇迹”。“外星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三星堆的很多出土文物造型奇特，但那不是“外星人”，实际是有一些艺术夸张的神像。“西来说”并无证据，倒是发达的丝绸产业彰显富庶，通过贸易或进贡，象牙、海贝、珠宝等从包括南海沿岸乃至更远地区来到三星堆均有可能。

王巍：关于是否受境外文明的影响，我认为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很正常的，夏商王朝的冶金术就是受到西亚的影响。我们目前不能完全排除境外文明因素对三星堆的影响。但是，要论证三星堆接受了境外文明的影响，一定要有具体的证据。象牙和海贝的发现，并不能说明三星堆就与印度或其他地方有关联。象牙，以当时此地的气候条件，有象牙非常正常。至于海贝，殷墟就曾出土了大量海贝，与三星堆几个“祭祀坑”基本同时。研究表明，殷墟的海贝并不出自印度洋，而是出自我国东海及南海。

记者：这两个遗址目前挖掘的只是冰山一角，都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专家们最感兴趣、最关注的是哪些？

王巍：对二里头来说，最值得关注的谜团首先是王陵所在。原来只发现遗址中的宫城，现在发现“井”字形的道路把遗址中心部位分成了9个格，每一个格里都有高级贵族居住和墓葬，这不是我们原来以为的中间一个宫城、周围都是老百姓的格局。我们也期待是不是有更高级的墓葬，跟王相联系、相匹配的等级；第二是文字，因为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应该有很长的发展过程。对三星堆来说，我关注的点有三个：首先是到底有没有文字；二是三星堆发现的这些坑里的东西，是在什么情境下使

用的；三是此地是否跟境外文明有联系。

赵海涛：二里头经过62年的发掘，虽然已经呈现出一个让人震惊的早期王朝景象，但目前只揭露了遗址1.6%，还有大量的空白地区等待继续发掘，大量问题有待广泛、深入研究。比如学界以及公众普遍关心的，二里头这么大的都城，目前只发现了宫城和中心区域内部的围墙，300余万平方米的遗址外围，有没有城墙或者壕沟等防御设施？我相信，随着工作理念、思路的拓展，多学科引入以及更多科技手段的运用，从考古遗存中提取的信息会越来越丰富，研究的广泛和精细程度越来越高，对二里头社会生活面貌的了解可能会超出原有的想象。

雷雨：三星堆是“正在进行时”的考古项目，我知道公众一般会关注“祭祀坑”里的器物，当然这个没错，但除了这些精美的器物，我建议公众可以把一些关注点投入到我们对考古信息和历史信息提取的成果方面，比如土壤、植物、动物、古DNA、一些微痕的分析等，毕竟器物能够反映的只是少部分人。如果能提取出来，土壤里蕴藏的信息是方方面面的，比如说3000多年前三星堆一带的环境、气候、动物，包括三星堆出土的象牙，是不是完全是本地产的？会不会有一些是通过贸易过来的。至于宫殿区、作坊区、高等级墓葬区的调查与勘探对于全面构建三星堆古城完整体系至关重要，考古人正在不断接近令人仰望的真实历史。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

从二里头到三星堆，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又一实证。由此，我们看到，文物和遗迹还原的、因岁月流逝而风化腐蚀的历史细节；我们感悟，中华文明基因就在交流融合中传承延续；我们感慨，中华文明悠悠上下五千年，多元兼容造就中华民族强大张力；我们感动，几代考古人砥砺前行，耕耘考古事业，还原历史真相。

抚今追昔，我们循着“满天星斗说”，体味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传统文化积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给予我们坚定、从容和自信。

（记者李争艳、施雨岑、童芳、桂娟、史林静）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美文横流，百岁少年：许渊冲生平记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记者史竞男、王鹏）2021年4月18日，一位老人于北大畅春园家中，迎来自己第100个生日。

他从西南联大走出，是钱钟书的得意门生、杨振宁的同窗挚友、首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北极光”的亚洲翻译家，因《朗读者》一夜走红，被无数青年学子视为“偶像”。

100岁的他，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追的“星”。他的名字——许渊冲。

“译古今诗词，翻世界名著，创三美理论，饮彤霞晓露”

许老书桌上挂着的这幅隶书，成为他一生写照。

1938年，17岁的许渊冲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

在这里，他与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同窗，听冯友兰、金岳霖讲哲学，朱自清、朱光潜讲散文，沈从文讲小说，闻一多讲诗词，曹禺讲戏剧，叶公超、钱钟书讲英文，吴宓讲欧洲文学史……在这里，他走近莎士比亚、歌德、司汤达、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

徜徉于古今中外的文学世界，让少年心中植根下传播文化的火种。他将“创造美”视为毕生追求，择一事，且终一生。

因为对美的执着，他坚持文学翻译应实现“意美、音美和形美”，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

虽然有人批评他不忠实于原文，但他坚持求美是最高标准。“为了更美，没什么清规戒律是不可打破的”。

千古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音形对仗产生视觉和情感上的冲击，被视为“英文无法翻译的诗句”。许渊冲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有美国读者甚至把译文当成了英美诗人的作品。

业内将他的翻译称为“韵体译诗”，情味悠长，境界全出，尽显中国古典诗词的风骨流韵。

“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

这句话，他印在了自己的名片上。有人质疑这会不会“不谦虚”？

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这是实事求是！我的名字比名片还响！”

他确有十足的底气——

先后出版了180多本中英法文翻译著作，将中国的唐诗宋词以及《诗经》《楚辞》《论语》《桃花扇》《牡丹亭》《西厢记》《长生殿》等翻译成英文、法文，将西方名著《包法利夫人》《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托夫》《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等译成中文。

百岁之际，他又出版了《西南联大求学日记》《古诗里的核心词》“画说经典”以及“许渊冲英译中国传统经典系列”等，蔚为大观。

他的中译英作品《楚辞》被美国学者誉为“英美文学领域的一座高峰”；译作《西厢记》被英国出版界评价为“可以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媲美”……

“翻译一定要把一个民族文化的味道、精髓、灵魂体现出来。”“只有坚持中国文化的美感，才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他用澎湃的激情、美丽的文字架起一叶扁舟，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之美。

“对我而言没有日夜”

每至深夜，北大畅春园总有一盏灯亮起，仿佛夜空中最亮的星。

“对我而言没有日夜。每天和每天的区别只有一个，有没有翻译。”他将英国诗人托马斯·摩尔的诗句挂在嘴边，“The best of all ways to lengthen our days is to steal some hours from the night——延长生命最好的办法，是从夜里偷几个钟点。”

40年前，他在将要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翻译的艺术》前言中写下：“我想，中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对世界文化应尽的责任，就是把一部分外国文化的血液，灌输到中国文化中来，同时把一部分中国文化的血液，灌输到世界文化中去，使世界文化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光辉灿烂。”

让中国文化走向全世界，是他毕生心愿。“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独一无二的，我们正在走向复兴，一定要知道自己民族文化的价值，要有自己的文化脊梁”。

骨折住院，一动不能动躺在病床上，他还念叨“中国文化啊，要走向世界……现在我们的科技、商业都在走向世界，所缺的就是这一项，我要填补的就是这一项”。

如今，他开始写自传《百年梦》。“我这一百年跟中国共产党是同一年。我写《百年梦》，不仅是记录下来我们这一代如何一路走来，对你们更有用处，要看清楚前行的方向……”

百年如梦。他挥洒着诗意，走过了一个世纪。

“生命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你要使你过的每一天，都值得记忆。”

新出版的《西南联大求学日记》封面上，印着他当年在日记中写下的句子。

生日快乐许渊冲！穿越一生时光，百岁仍是少年！



左图：许渊冲部分作品。右图：许渊冲。图片由中译出版社提供



许渊冲纪念版系列图书出版

4月18日是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百岁生日，纪念版系列图书《西南联大求学日记》《西南联大英文课》《古诗里的核心词》《用音乐学古诗》以及“画说经典”“许渊冲英译中国传统经典系列”等日前已由中译出版社出版，并在京发布。

许渊冲出生于192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是我国老一辈翻译家的杰出代表。他终身致力于中英、中法文学翻译，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曾获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和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国际翻译家联盟（国际译联）“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并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系列图书中，《西南联大求学日记》为许渊冲先生在大学期间所写日记，记述了他早年从师问道、读书交友乃至思想成长的轨迹，内容详实丰富，记录了与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钱钟书、吴宓、杨振宁等师长同窗的交往，既呈现了一代翻译大家青年时期的生活图景和精神世界，也展示出西南联大这所传奇名校的风貌和魅力，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西南联大英文课》荟集人文社会科学优秀作品，均出自中外名家之手，集中体现了西南联大外文系“通识为本”“培养博雅之士”的教育理念；“画说经典”系列图书选取了代表中国古典文化成就的《诗经》（100首）、《唐诗》（108首）和《宋词》（117首），配以许渊

冲的译文，并邀请陈佩秋等39位名画家绘图，旨在向世界传达中国文化之美；“许渊冲英译中国传统经典系列”（21种）从浩如烟海的中华古籍中精选在历史上影响深远、为西方读者瞩目的经典，含17种诗词和4种戏剧作品。此外，《古诗里的核心词》《用音乐学古诗》等，从不同侧面展示了许渊冲的翻译艺术成就。

“把我国的文化经典译成外文，是把我国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部分，也是建设更加光辉灿烂的世界文化不可缺少的篇章。”许渊冲表示，希望通过翻译，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记者史竞男、王鹏）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